


集部

至正集卷六十二

元　許有壬　撰

碑志

故奉議大夫同知廣平路總管府事致仕羅公墓碑

愚昔班太史中書知管差除掾羅吉請銘考廣平公碑

時應制方殷不果作至正戊子吉赴河南江北等處行

中書省檢校官道相迹其實請益恪愚早知廣平公復覩吉之能子也其又何辭遂次其語曰羅氏上世名數繫歸徳遷東平再遷鉅野曰忠娶張氏二子長士廉馴行閭於里年二十二卒以子貴贈奉議大夫同知東平路總管府事驍騎尉須城縣子配薛氏封須城縣君實生廣平公次士賢陽穀監當官配韓氏生文郁廣平公諱文煥字顯卿未晬失怙恃祖父鞠之資稟犖犖異常兒人薄其孤奮勵自懲依母族委已於學游東平郡庠

會使者閔弟子員見觧經融貫欲挈入京以未得祖命辭明年走謁使者乃掌環衛大官也聞其名於上補環衛掾使者使西域征宋皆從歷天官征東行省及格除膠州判官甫至廟圮毁倡衆新之有疑獄久不決司憲屬公果得情懐孟供億宗藩胥輩並緣假不歸貫不酬公為録事作甲乙帳去劵刮白著之弊行用庫胥歲率徧擾應者必破産擇精識楮幣者十餘家以次應求輸税於衛糗糧百費一主辦於已庚人不敢溢収歸有具

獄盜金珠十餘人讞而疑之俄得真盜盡釋誣者小兒啼父母以公名怖之兒啼為止終吏民立去思遺愛二碑陞順德路經歷擢山西江北道肅政廉訪司經歷簿領悉就繩尺目盲棄官愛順德風土家焉改益都路經歷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皆不能赴屏居十八年目復明起為吳橋尹塑先聖兖鄒二公十哲繪兩廡像奬學申敎里愉户懌縣西瀕御河嵗潦嚙隄為堅築百餘里人令賴之惡子私標牓樹朋梗治罪其尤餘悉涣走民

為立生祠改武岡路推官不赴晚更號獨慎老人以奉
議大夫同知廣平路總管府事致仕至元五年己卯二
月二十三日卒於正寢壽八十有三四月廿一日葬邢
臺縣白圭鄉左賈村書楼岡之原配嚴氏追封穎城縣
君繼張氏孫氏吉以世賞為汶上尉改淮東宣慰司照
磨歷秋官西臺掾除從仕郎武備寺提控案牘兼照磨
擢掾中書秩承事郎為今官嘗捧檄過邢懇欲留養力
遣之居闗中忽心悸求歸至邢公始捐館孝誠感觸庶

幾黙妻孚大父洎東平府君俱葬鉅野合蔡里白塔保公以地善潦謀遷未果吉恪遵遺訓而族人難之新阡但設東平府君名石公窶貽焉公幼孤能自樹立謂天厚之耶閻闗底僚中尼於目不大厥施謂薄之耶士一命可行志若倅郡司録佐幕作邑民不能忘至紀碑立祠豈人力勉強之所能致者哉况隆以壽復昌以嗣則天之厚之者厚矣銘曰

育材金成惟古其難父訓内迪師力外殫志尚不致猶

暴而寒睠茲顛木由櫱自樹不根家學不資友助孱其
甫童克深厥慮鼓勇道遠間關海隅一命及身我蓄遂
攄弛爾榜笞倡吾詩書化流俗易若鼓應枹惟懷附治
民事孔棘獄枉以信兒呱以寂雙碑崖峩風雨不泐於
郡於憲畫諾資成云胡尼之遽蔽其明十有八年復浚
胥井餘光所照桑榆有炳天恩閔勞紫服被躬壽八十
三弟禄是叢於胥白圭泉深土厚以妥其靈以裕其後
鉅野之澤實唯肧渾匯流有沱泝洄一原百爾來耳念

茲弗諼

故亞中大夫福州路總管兼管内勸農事李公墓志銘

朝廷重守令之選廣辟舉之路嚴連及之條所以必其才也愚長翰林法當辟一人以僉都水庸田司事李惟閎充尋擢福州路總管兼管内勸農事請使及門乃至正戊子十二月二十八日卒於正寢得年六十積階自承直郎六轉至亞中大夫猶子林奉行實請銘惟閎字

仲舒其先臨邑人曽祖考諱成避地襄城徙頼之虹橋
再徙彰徳家焉配張氏祖考諱衍兩試有司遂占儒籍
經承事郎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司經歴配陳氏張氏
考諱舉以公貴贈朝散大夫祕書少監騎都尉隴西郡
伯妣楊氏追封隴西郡君二子長知善敬勤幹蠱家用
益裕次仲舒也宦學資給兄力居多由新城縣儒學教
諭轉桓州學正辟工部令史歴太禧宗禋院掾史中書
右司掾右司主兵刑掾執案牘得議可否會民有饋兄

肉而兄以它疾死者姊壻利妻弟之貲欲并吞之誣肉中有毒官逮弟於理具獄上仲舒疑之詢得實白都堂送所司信其枉釋者圖形祠之及格除通政院都事改中書省管勾架閣庫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陞本臺都事擢僉都水庸田司事在通政沿檄行河葺庚補居庸北驛户具有成績為御史持大體急先務華州獄囚誣承强盜讞而决遣西嶽道士陷民為奴釋而民之吳中山水佳勝水曹治焉未嘗事游娛退食杜門兀坐時秉

驛舟視啟閉疏壅塞錢塘之役修捍尤有法居半年以
病歸閉齋閣潔窗几陳古書畫若將老焉福州閩海一
都會衆犀珠珍之所聚宣閫蒞之風紀睨之𪗋司掎之
為牧守者視他郡為尤難朝廷挈以付之知其才有素
也天不奪之吾知其不負朝廷矣福之民何其不幸耶
愚在政府仲舒實掾曹未嘗吏之也仲舒之賢故自可
重況同里衎乎其歸自西臺吳中相從歡甚愚今年中
臺歸仲舒雖病尚能杖策相過既而日革遂不起里閈

舊游彫謝殆盡愚之悲葢有甚於福民焉明年二月廿九日祔安陽陽記原先塋配賈氏繼張氏皆隴西郡君女一未笄銘曰

嗟嗟仲舒幼能讀祖父之書筐篋假途弗忘其儒不亟不徐六轉而為徹侯大夫令聞孔敷孰邁厥趨維蓄有潴維擴有陆拮据卒瘏有嬰復孤其天也吁

故中議大夫同僉通政院事致仕王公墓志銘

公諱溥字亨道世為安陽盡遵里人祖考諱玘贈奉議

大夫驍騎尉湯陰縣子妣程氏老氏俱贈湯陰縣君考諱安仁將仕郎淮西宣慰司照磨贈中議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太原郡伯妣馮氏贈太原郡君三子長諱博仕至博平縣尹公仲也從父諱安貞終饒州路治中愚嘗銘其碑從其子今湖廣省郎中忭請也公一子明允纍然衰絰泣且請曰從祖考得公銘先子不敢例而先世父辱公厚先子亦公之厚也不孝忍死執事竊有望焉愚聞而悲之尚何辭公幼穎敏習時務儒雅緣飾

起家山南廉訪司書吏入掾察院轉吏部令史流弊積久惟貨惟來而貨滯者譽之其守可知已擢樞密掾陞提控俾總諸曹及格授供膳司丞改大都警巡院使輦轂民號難治乃以能稱歷太禧宗禋院斷事官知事陞大都路薊州知州撫民以寛繩吏以嚴歲凶請賑於朝全活者衆除京畿都漕運判官謹出納明會計上官才之改知湖州路長興州抑末敦本勵農興學終更歸以中議大夫同僉通政院事致仕國家優禮致仕者兩沾

賜緞至正巳丑十一月十八日卒享年七十有三明年正月癸酉葬安陽司空村先塋娶裴氏封太原郡君明允蔭禮部鑄印局使女一人適柴炭局使張吉公懸車後請封考妣推蔭其子顯命沓至畢事考終可無遺憾矣愚七歸鄉里銘其墓者凡九人戊子之歸公適告老方喜得友而又為銘人之生世其可悲也夫或者欲以倔起自足傲睨里閈淺之為丈夫也哉銘曰

吾里足賢有英而耆嗟我來暮及從其遺其遺幾人亦

復長往踽踽予行邈邈予唱得朋又喪甫賀而弔彼蒼
曶爽其究孰諶歸而考終貴而及親況世其禄恂恂有
人夷考其故亦曰多弟惟是懐人亂我心曲佳城之陽
洹水湯湯俾爾子孫枝百其昌

故正議大夫兵部尚書致仕楊公墓志銘

諸壻楊奎赴厥考尚書公喪且請志其壙以愚親而知
公也乃迹其實而序之公諱煥字文伯漢大尉震之後
先世由華州徙耀州再遷大梁金朔州順義軍節度判

官我元贈中奉大夫護軍弘農郡公諱鼎者高祖也贈
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弘農郡公謚莊孝諱
國維者曾祖也贈榮禄大夫司徒柱國謚文懿諱澤者
祖也通奉大夫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贈宣忠守正奉徳
功臣正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護軍弘農郡公謚忠肅
諱敬直者父也妣圖克坦氏封弘農郡夫人實生公至元
庚寅以儒家子宿衛春宫奉隆福太后旨入學肄習釋
褐從仕郎陽翟縣尹避祖諱改通事舍人轉太廟署令

忠肅公疾棄官侍湯藥者八年管勾河南行省承發架閣庫歷籍田署令拜南臺監察御史移西臺僉江東湖北浙東三道廉訪司事忠肅公年髙請便養授河南行省員外郎尋升正郎忠肅公薨廬墓側三年拜監察御史出副閩海道移湖南又移廣西擢江西榷茶都轉運使居官五月年始六十八即請休致以正議大夫兵部尚書致仕至正九年己丑六月三日卒於揚州正寢享年七十有五明年三月某日葬祥符縣魏陵岡伯俞村

先塋配郭氏先公卒繼完顔氏皆封弘農郡夫人五子
長圭奉議大夫知湘潭州郭夫人出次奎次堅完顔夫
人出也次莊次塏女四人適永康簿呉瑞平原簿史翬
繁昌尉李構留司掾鄧洙孫男四鑄鐸七十三慶壽女
二曽孫男一添壽公自為小官知無不為為無不盡侍
儀賛禮成廟嘉賞有衣帽之賜完庫河南告饑廟堂不
避大臣之怒至得面聖卒如所請籍田請植柳為薪免
伐桑棗召見便殿有酒醴金綺之賜為御史南臺糾副

僉不法者四人方面貪暴者一人笞逐憲吏之誤罷人官者二人其分司官亦自劾而去西臺按雲南省臣贓悪置之法中臺言官冗吏弊民貧財蠧切中時弊狂童馬馬沙爲指揮聚惡少樹標榜妄肆笞箠治其黨四十餘人分臺上京賜楮幣中統五千緡白金五十兩金龍幣一弓矢刀鞍有差臺檄行水開水門造石壩以泄蔡河夏秋之潦復舊牐六導蔡水入圭河增新牐二以達於陳民賴其利僉憲江東發池州監郡之貪復太平西

湖之濯溉撤采石橋之阻隘移湖北適蜀有謍守阨塞
鎖瞿塘不殺蜀使以逢其怒而省臣有蹈此幾致狼狽
者衆始服公之明龍陽建三皇廟修夫子廟襞漢陽儒
學宫牆百餘丈其不専於政而先於教者乎入閩貪吏
罷法者幾百人胥隷三百人徵賦楮幣銀段皆以千計
平反林信天之寃出南安尉之誣湖南徐萬六飢民為
盜吏當之以强力爭得不死廣西用兵連歲疫癘方作
黜貪暴撫彫殘平寃抑雨雪大作民疾用甦榷茗歲課

未登剔蠹利商未幾告足而歸志浩然矣築室維揚賓至觴詠終日談朝廷典故先正格言故家原系亹亹有據初忠肅公之在維揚也愚為轉運使每休沐必省之公有浙東之行愚以忠肅年高諷之公曰俟到婺將求汴省幕職因奉老人歸鄉里愚竊不然後果得汴幕至汴踰歲忠肅公始甍嗚呼人之所欲天必從之況為忠孝者乎然事機之巧鮮有是若者愚嘗舉似士大夫以為美談而亦論愛日喜懼不可盡望其如公也銘曰

青宮贊御擇罔不欽緊儒家子恂恂其心圍之賢闕植
之士林由璞而玉由丱而金是宜達財倍軼恒品釋褐
出宰受敢不審家諱有嬿稱謂斯喋抗辭既愨休命為
寢君子過厚器識可覘主以剛毅濟以柔謙三臺司察
六道分廉細民其蘇渠魁則殲榷利不苛議刑不濫天
報宜豐存沒無憾嗣來浙沿原逢泉檻導而勿壅我銘
爾鑒

至正集卷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至正集卷六十三

元　許有壬　撰

碑志

武昌路武當萬壽崇寧宫碑銘

武當均州山先名太和道流謂其峻極秀絶非玄武神不足當故更名武當勝國端平甲午兵揺襄漢均民走鄂深神德不能忘嗚於官行武當祠於鄂為沖霄壇制

使孟珙禱於神有齊安之捷易壇為觀葢復崇寧額也我元至元庚寅升武當萬壽崇寧宫地據雄峻鶴山亘其後大江朝其前雲關扃深石磴梯危大殿高堂傑閣危亭長廊縈帶通樓環匝百神胥宇羽流栖息壇墠鼓鐘學館庖廥轇輵錯布仰觀樓閣玲瓏在五雲中絶頂俯瞰萬閭鱗集煙靄澈虧若洞庭觀波濤目為之眩而山川形勝闌闠崴嵬金碧丹雘高下相輝玉京十二樓不得而見之此亦人境之洞天也泰定甲子又改作玉皇

閣高凡十二丈深廣相若由甲午迄至正甲申一百一十一年壇而觀觀而宮若葺故若建新幾人幾日幾工幾木而甲申之五月戊午掃於一炬洞真明道沖妙真人住持提點兼領諸宮觀事羅君大震職宮事餘四十年勞瘁已至時當弛擔而彼所謂刼運乃丁其會常情體解氣沮方偕其徒曹大坤等以巳貲率衆力任其復而感順王實鎮是邦主贊尤恪重起兩廡甲子樓三十一間以其下內半為雲房歲丁亥三清殿成深廣十尋

高九尺如舊制三之一又建玄天上帝殿聖像侍從供器靡不僃功而又作亭礱石以紀綸綍運機為藏以待檜禳餘凡締構日以就緒矣昔閣之成嘗屬予記亡友玄教太宗師閑閑吳公亦屢為言時待罪政府多事因循遂至今日乃己丑八月書來告其掇捨煨燼有成仍命予志夫所謂刼運者吾儒有所謂數也天地且有數人力之盛神靈之託有能出天地之外者乎其成其毀有不必究者已玄武之祠昉宋真宗我朝至元己巳龜

蛇見於高梁河以為玄武之祥為築昭應宮於武當之山若增而高矣是宮之名雖主玄帝而巍然南面朝五帝者實主玉皇玄帝五帝之一也若夫北方七宿為水之神寓形龜蛇者世飫聞矣主之大者盍乇厥旨玉皇禮家所謂昊天上帝也以形體言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以妙用謂之神主宰者不離乎功用而能妙用者也日月之運行風雷之鼓舞山川之流峙人物之生息皆功用之著者闔且闢於斯往且來於斯

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則有妙用存焉先王之有天下也以為萬物本乎天故祀帝於郊圜丘以體其形蒼璧以象其色樂九變以著其數猶曰維天其右之其之為言不敢必之辭也不特此也羣祀亦然或求諸陰或求諸陽不可方所徵形狀索也自神仙好樓居之說行遂有作崇臺傑觀以俟之者嵩呼之間巨跡之見真若可以形聲相接而像設濫觴於此矣其始也施之羣祀其卒也於上帝亦冠裳而宫室之矣聖人以神道設教

上智昭昭無幽不通下愚蚩蚩既顓而蒙孰為民彝孰為帝衷可使由之而不能使之知也今號於衆曰帝以主宰言其不啞然笑者幾希孰與樹中天之華構揭上帝之高居使瞻而仰之者舉首加額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由是而舍惡從善之心油然生矣是宮之建顯命靈躅祝釐芘民者固自有在而使民觀感日遷於善聖教之助不又多矣乎銘曰

岷江東渼鄂城西壁疊巘嶟嶟崇宮屹屹天闕失守灰

飛瞬息剥脩碩果復根定力噓蚤倐樓琢璇俄室三華屹崪九光赫奕雕梁龍矯文瓦鱗集棟吻雄鼇闌腰嶋霓疎櫺綺結飛簷翠濕碧霞騰虛流雲洞闢屛翳擁幢豐隆列戟桂漿醲素蕙肴蒸碧靈霜清厲廣樂翕繹瑶草肥露玉華酣日紫芝巳甲蟠桃行實祥鸞朝朝瑞麟夕夕玄龜左顧靈蛇右翼山川開朗神人愉懌物具阜康世允寧謐丕冒神休永奠人極

伊尹二程祠碑

嵩古伊川郡隋唐爲伊陽縣我元仍金爲州至順庚午
知州李德恭即縣舊治西偏建義學因地伊川祠二程
夫子後至元庚辰幕官鄭文曾以祠卑隘又以伊尹之
伊益原於是謀諸守倅擴一祠合祀而倅州張弘贊之
獨力當縣治中爲堂三楹中像伊尹左右列二程工未
迄者歲壬午判官李禎収功焉翰林待制呉炳牓曰伊
尹二程之祠弘請記其故於石夫聖賢廟祀當通祀者
人不得而專也當專祀者人不得而通也通以道言專

以地言若夫位不同時復不同合而祀之亦有說乎道同也地復同也則位與時在所不論巳上古聖神繼天立極道統之垂尚矣堯舜禹湯文武以君兼師而接道統者也周公位雖隆盛臣也孔孟又位不及周公至於道統之接則均焉周公而前以道自任者伊尹爾處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既而幡然任天下之重以斯道覺斯民一旦相湯伐夏救民任道行道與周公等韓愈氏原道言周公而不及伊尹何哉不獨伊尹也若臯陶傅

名之為臣皆接夫道統之傳者而皆不及之葢歷序往聖冐於其君爾孟子後千四百年而有程夫子出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辯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孟子之後一人而已是雖叔子序伯子之言而叔子之道不異也兩夫子者有以接乎孟氏之傳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又不在伊尹之下者焉禹稷顏子跡至不同孟子以為同道況伊尹二程道既同矣地復偶同則合祀一室禮亦宜哉學者希賢希聖行道而使天

下被其澤守道而使後世有所述孟子曰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是祀不獨崇祀而已焉

有元故中奉大夫陜西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宋公墓志銘

至正庚寅九月十七日己巳侍御史宋公薨於滑之里第子訥走伻致辭曰先公將屬纊遺筆曰吾身後當求銘於安陽許公公實知我慎無以他人為封有日訥不敢違次敢以狀請昔公嘗介識者徵文不果為至啟手

足猶惓惓於愚愚惟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弔傷皆致命辭公父子雖不一接而皆知之銘不倍百致命辭乎公諱崇禄字壽卿其先由衛山陽徙滑白馬縣永寧鄉中東保林子里先塋在宋胡寨世不可考改卜里西原為永寧阡曾大父諱般妣張氏而上皆葬舊塋大父諱德仁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妣孫氏追封京兆郡夫人始葬新阡父諱宣累贈中奉大夫河南行省叅知政事護軍京兆郡公妣孟氏封京兆郡夫人公甫冠入京為

故相康軍國左丞何聰山器重掾中書除同知樂平州事他境事難決者行省悉屬公復松江豪民曹孟炎瞿陶等匿田租四萬五千餘石錢三萬餘貫活常州饑民二萬餘户正饒之貧民代大姓輸納之苦調處州路推官甫閲月決囚數百平反陳明六曾崇三之寃擢江淛省都事歲旱疫死者殆半沿檄入閩預收鹽課勸誘疑者得米三十八萬餘石以賑入為户部主事升員外郎節濫賞斥冗食言生財裕國之道樽節金穀以百萬計

時議汰冗員公方自以冗辭中臺奏爲都事屬省部事
稽滯無筭臺奏遣御史檢治柄臣不悅因中傷公既直
前枉復職以親老辭擢燕南廉訪使有文綺之賜罷監
縣之巧斂者一郡守之不法者二出清州民張仔等四
十餘户之産於僧寺言斷事官之録囚失宜蒸㕛之敗禮
傷化時論避之災異封事言尤剴切遷潭州路總管三
月決滯訟九百餘事用刑尤慎若保定黑驢之盜糧父
白於吏潭州蔡十一之殺牛妻出其皮律同自首公皆

釋之改都漕運使潭民詣闕請留者三十餘人拜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改山南道廉訪使威令行以親老歸除户部尚書不起親喪毀瘠踰制作新塋立世德碑葬宗族貧不舉者十四喪服除除廉使四川復改江西皆以疾辭畎畒中言時政七事關陜旱荒起為西臺治書侍御史賜金緞以寵其行言荒政七事進中奉大夫侍御史時方限吏銓衡之人請展吏至三品以通滯才未幾力請休致臺臣奏給半俸分給宗族及凶喪貧乏者年

八十五言民瘼十事葢未嘗恝於世也疏封及親立石
先塋構亭曰介壽日閲載籍事可法者手抄成帙纂東
郡志十六卷紀史奇蹟十五卷出師表附録二卷公私
宴皆不造婚姻喪葬風雨必往肅賔客終日不倦教子
孫以孝廉節儉勤學睦親未病以所愛杖散親友毙之
前二日取家傳歴履手自刪定付訥疾革櫛髮整衣端
坐而逝享年八十有八是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壬申祔
永寧阡娶張氏追封京兆郡夫人生子訥世賞累官奉

訓大夫上都萬億庫提舉先公卒繼張氏封京兆郡夫人生訥國子生戊子會試終場臨州儒學正女二人長適邢臺縣尹李熙能盡婦道次適李寧早寡守節養姑孫男五人孝祖大名府史希祖領鄉貢南樂教諭彰祖膺太常禮儀院檢討衎祖鄉貢進士復祖甫冠女三人一有從餘在室曾孫男女各二皆幼洪範五福一曰壽言有壽而後能享諸福也有廩禄為富無患難為康寧樂其道為攸好德順受其正為考終命揆公自丞相掾

踐歷中外至第二品中閒退居者十三年懸車後又二十年優游鄉里著述自娛廩禄終其身壽濱期頤蓋五福之備者也而追榮前人孫曾繩繩又有出於五福之外者已銘曰

浩浩昊天仁覆閟下俟於戩穀獨靳弗假翼而兩足角而去齒在理惟恒亦任厥委盈天地間總總而蠕有賤有殍有夭有鮮伊得其備百萬而一天豈而私天實而德質今有人籍甚東郡根以天資濟以學問貳郡佐幕

作牧持柄裕財濟饑獄寃以雪白頭畎畆敢忘帝力知無不言言無不悉校其忠蓋不間仕巳乃知在官當行肎止懸車養恬恂恂鄉閭春誦夏絃左圖右書天祚其誠壽幾其頤鄉爲矜式士有質疑有亭巽然人去亭存藏萬卷書遺爾子孫書固公遺盡求公心我銘不浮公頌爾箴

故處士劉君墓志銘

諸生劉瓚昔從予政府葢欲蜺齊民而顯其親也俄以

親老辭歸其父處士卒拜而泣曰瓚不仕無以顯其親志吾親之善使不泯獨非顯乎且瓚身自執事而後行故敢以凶服請余聞而悲之按鄉貢進士張冕狀處士諱士亨字希賢世居安陽孫平里祖父諱望配李氏父諱成配曰張曰李曰張曰程五子處士出李氏次特聚光祖尚絅處士矻矻力田父母年八十夙興必先省問而後治事未冠任家事衣敝食糲引洹水溉田樹畜以滋歲入視舊倍蓰重然諾慎取與貸人不急徵遇親戚

子弟必教以孝弟勤儉年踰耳順始構亭植竹為娛老計密邇城市未嘗輕入孫平田多膏腴視它里直十倍歲時歌鼓嬉游習俗好侈處士深自摧抑不為所移子弟有衣華服見者駭曰吾家素質何用此伏枕彌日衣者懼棄其衣始與語集賢檄為孝節處士至正庚寅八月十四日卒壽六十有四娶朱氏先卒繼娶趙氏子四長瓚也次璋瓊璣皆讀書女三適張吳郭孫男三尚幼是年十一月庚申葬孫平里新塋嗚呼世俗欲顯其親

者不過以仕孝子仁人之心不在是也修其天爵人爵從之顯在其中矣不量巳力遺親遠出徼一命而卒不可得雖或得之而父母之產爲之蕩然瓚幡然歸養怡愉以終其天年人道得矣瓚之得此處士之訓有素也

銘曰

力足以力事而獨施於田善足以淑人而獨及其子不事王侯是為處士編氓蚩蚩何敢與齒刻玆有託處士不死

至正集卷六十三

至正集卷六十四

元　許有壬　撰

碑志

先太夫人歸祔志生乙丑年

太夫人姓高氏世家彰徳祖諱穆爾監衛輝路考諱榮承事郎萬寧縣尹太夫人幼淑懿祖妣王夫人愛過其女擇配極慎乃歸先尚書公家故饒田畜而我素貧安

若習焉事姑宋夫人以孝聞周睦姻黨舉無間言先公
爲小官閒闕世途實多内助同官家芬華相矜獨鞶簪
珥延師買書嘗曰吾教子茍成當富彼百倍人但勵志
安貧瀆貨其效應後自見也先公好客究力營給有佳
飲食必蓄以待平生不私一錢聞親識有私藏者謂子
女曰財出夫子私將焉用此態世多我不能為汝曹當
戒也子女雖愛教不姑息故女克敬戒子不至辱其先
者慈訓有素焉長子有恒治生於外太夫人總於内先

公居家手不釋書迄終身無纖累一妹適集賢直學士狄文忠南北間關語及輒流涕因爲有恒娶其女尤好施予遠近姻族或養於家或資以生里巷病寠猶拯焚溺故舊有喪飲食爲廢後有聞卒不敢告見人憂患汲汲督諸子營救臧獲小過必捹衣履瑣屑每躬爲之諸子止之曰彼亦人也吾以此消日爾其仁厚慈恕蓋出誠性至於女工精敏又諸族所希見有壬爲兩臺御史封恭人湯陰縣君左司員外郎進高陽郡君兩淮轉運

使加高陽郡大夫人至順二年五月廿六日棄代於揚州壽六十有七嗚呼天乎乃至是乎有壬始官南北雖不在側而改官加封報不間歲尊慈殊慰以爲酬昔言矣承乏詹事中議轉左司員外郎右司郎中又移左司咨在側也侍先公終正寢襄事居鄂服除有恒忽去世季有孚入會試而有壬廹赴淮漕叔有儀弃經筵檢討獨任家事尊意懸百口累不肯出有孚登第歸居家侍次乃甚喜有出意即迎至揚有儀從焉有壬召叅議中

書省事具舟將北太夫人鍾愛幼女擇歸有日臧獲病者十人乃語有壬曰汝妹事吾寤寐在念北則迂矣且病者留之誰託挈之舟隘暑蒸此幸屋大宜夏有儀又善事我汝當扈從上京京師屋難得汝先往求之别不兩月妹事畢病者復計我至京扈從適歸事當兩濟況使來三月不亟行恐时測時往還諸公亦旦夕從使者聒聒相勉謂堂上起居康勝處事明當而有壬冒禁不孝遂輕信焉去才四十五日而訃音達上京矣嗚呼天

乎果至是乎昔南臺同官言親年逾七十無兼丁溺官
縈違奉養者可禁揩其隣有任江西父病念其子而殞
者有壬時同署焉孰謂一旦身當之耶呼天不聞呼地
不知知是而懲而卒罹之豈非冐榮之過遣此大罰乎
棺槨衣衾雖有儀能盡美而有壬為子病不得嘗藥終
不得視舉尚名為人耶古人謂勿之有悔如有壬之悔
非死不能已也有壬及事祖妣夫人獲奉考終後廿年
父兄繼失荼毒雖極而夙夜堂上身心有屬今仰而望

之無一人在上矣追念配德實四十五年生五子二女

有恒大理軍民總管府知事繩繩夭長女適編修官趙

彛將同入京先廿五日卒病其基此乎幼安貞將歸人

者後廿四日卒天禍我家何其酷也孫男二寶山燕山

女四明年五月十六日祔安陽武官原先公之墓初太

夫人妣武氏若外祖考諱清外祖妣石氏皆老吾家萬

寧公無子沒海南求其柩歸俱葬江夏治命當反鄉里

謹奉而襄事焉敢述先德且聲不孝之罪傳為子孫戒

焉嗚呼痛哉天地有窮而此恨無窮也

亡兄大理知事公志公生於乙酉年四月十六日甲寅時

公諱有恒字可久彰德湯陰人曾祖諱信祖諱毅贈亞中大夫彰德路總管輕車都尉高陽郡侯祖妣宋氏高陽郡夫人考諱熙載從事郎會福院照磨兼管勾承發架閣庫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高陽郡侯妣高氏封高陽郡太夫人先公為貧仕禄入甚微廉淡樂道不知治生公幼從至鄂種學緝文通蒙古書未冠

即奮勵任家事稱貸廢居備水陸艱苦當途薦茂材除
太寧路學正擢大理路軍民總管府知事驛符偕勑至
公謂遠出不能為榮不若治生以為養也由是不復留
意於聲名矣先公之喪哀毀踰禮去大祥二日卒於鄂
天歴己巳二月二日也疾革曰我才四十五數何短也
事母再一二十年不為多也今不得事母矣嗚呼痛哉
先公年甫強仕即得公力遂斷家事每當赴調公輒代
行山川崎嶇旅食蕭索不知也佐湖廣省理幕再至鄂

公習風土便薪米因葺居焉有壬應舉歴官奔走無寧歲仰事之重非公不能出也先塋襄事侍太夫人居鄂囷庾之積鮭菜之微莫不有備巳巳庚午之荒一門老幼賴以無餒公氣和而中剛斟酌世故曲折詳盡儉於自奉而豐於親朋早夜克勤内外秩秩娶李氏先卒一女小茶靜慧絶異繼狄氏集賢直學士文忠女無子先公嘗令養弟有儀子寳山公既卒太夫人遂命後之初有壬登第李有孚方學公曰汝能繼兄當作雙桂堂有

乎果登至順庚午上第有壬為兩淮轉運使遂叅議中書省事加恩二代甘公之顧惜不及見也我彰德公自頻來相積善未享先公太夫人承以碩德乃五子二女公其長也在親左右之日校有壬為多古人生願為凡之意蓋有契焉顧奔走四方廢溫凊定省萬鍾千駟果何有哉公之遂此天厚之也然以孝友天至而不終子職使太夫人高年反服又若天之甚薄者天可問乎使公壽考則一門老幼可坐而無慮吾兄弟放浪四方可

無内顧之憂而公之所以成就者可勝言哉公為子而能子齊家而家齊視食爲怠人之事者有間矣人之生世不獨官可行志也天降酷罰太夫人奄逝以至順三年五月十六日祔安陽武官原先塋公從懼其善之泯也忍痛輟泣而志之蓋至哀不復文也

亡妹趙宜人志 丙申

泰定丁卯二月先公尚書府君諱熙載捐館京師既祔先塋太夫人高氏視諸孤居鄠是歲十二月妹宜人諱

巽貞從其良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趙桑自洪州來弔

桑官京師宜人疾作不能亟歸有壬為轉運使揚州太

夫人篤於愛母子不能離且以有壬室未有繼年高目

力不洞妍媸宜人亦謂我溷兄久願擇嫂以報至順辛

未遂俱至揚俄得卜趙門趙居金陵侍太夫人得畢其

願焉未幾遘疾五月一日卒於揚州年卅有六有壬暨

弟有儀輟哀治事棺槨之美衣衾之備傾城府官吏士

民哀送儀衛之盛太夫人見之割不可忍之愛而亦為

之稍釋焉惟許氏為頼著姓大父彰德府君諱毅始徙
湯陰淳德起家先公仁孝太夫人懿德克生賢女而我
祖妣高陽郡夫人宋氏柔静淳淑貞節著聞宜人及事
之起卧與俱故性行尤相類幼不游戲未笄尊稱衣履
皆出其手先公太夫人在撫州更病獨宜人與弟有孚
侍勞苦備至迄平復始解帶既歸趙太夫人如失左右
手事姑安陽郡太君得懽心其客我也念違養不釋口
質簪珥為貲以寄寒暑履物不絕待介婦有禮視前室

子詵詵自幼及冠人不知為異出趙族大口衆老臧獲
尤難御稱無異辭先公以宜人質美輯女教書授之宜
人為婦為妻為母舉無悖也纍官七品得封宜人令名
日起官日大宜人宜均其榮而一旦先逝天之忍乃若
是邪一子緜緜實生我家得奇疾太夫人屏絕家事盡
瘁保育幸愈而健有壬罪大惡稔太夫人暨幼妹相繼
傾逝逾月纍至哭曰相我者世不復可得矣太夫人嘗
子我我制雖緦心不緦也同舟至九江以神主暨二子

去嗚呼痛哉命果至是邪抑醫藥之誤邪將金陵之行觸新暑疲起居以致疾邪兄不能盡友愛而乃以移禍吾妹邪窮天地亘古今之恨萃於一身矣明年某月某日葬安陽原從其先塋乘請志之嗚呼予尚忍志予妹也夫沈痛隕絕書其槩而刻之

亡室高陽郡夫人趙氏志丙申七月一日生

亡妻趙氏諱定永平樂亭人其先在金累世擢科號進士趙家曰充者登大定廿五年第終盧龍縣尹子震至

寧間及第蔚州軍判軍判之孫兼善倜儻不羈日本之役諸兄為省僚慨然從行大風舟敗冐白刃救兄出掾憲司行省與長官齟齬輒棄去為景州教授而卒嘗曰吾力學為校職使人稱先生是不墜先業志願畢矣介直嗜酒嫉佞若仇故所遇不合娶戴氏生夫人端靜柔懿舉族異之嘗有象過門鄉鄰空屋蔽垣諸女即僵走邀看夫人才十三竟不一出時大家以詩禮名者聞之為其子求昏先生曰吾與世偃蹇棲棲獨三女而此女

最賢且術者言當郡國封若世雖大若子未可知也其
家恚而謝之有壬未昏走四方辟山北憲憲使庸齋劉
公有人倫鑑與先生厚一日招飲賀曰府尊屢書為君
擇昏君之昏未易擇也今眞得矣毋慊不告此實府尊
意不可失而此昏尤不可失也先生亦欣然曰吾得婿
矣況庸齋媒世無有也好言遂合皇慶癸丑五月乃歸
於我每以未見舅姑為恨南臺覲省有日而督召復北
夫人至垂泣眞意有不可揜者先公太夫人入京始得

行婦禮女工復盡巧緻太夫人稱善事爲平居服澣補

獘一縑不自用時有賜給悉留以獻先公之喪夫人力

疾莅事送厝所十里不車幾斃焉歲時祭祀寢食必廢

主饋未嘗以涓粒私其子視子妹如兄弟奩珥有需傾

委不靳與娣姒居無間言入吾耳始封恭人當進縣君

皆以讓吾祖妣宋夫人夫人素多疾天歴二年九月十

七日卒於鄂年三十有四太夫人如失愛女有壬爲服

齊衰期焉初先公既棄諸孫幼妹未有家夫人誓言當

盡簪珥奉之以養姑志以恤其無父勿使人謂凡不如父也嗚呼斯言丁寧猶在吾耳也夫人孝慈敬勤宜享福祉而壽乃止此邪歸凡十七年未嘗遠相離惟應舉來江南涉十月為最久相從歷九官山川跋涉貧乏之辛苦每同焉官任雖劇俸薄食衆夫人衣飾每不給未嘗少動於心予為轉運使禄入稍優而夫人不及見矣夫人生失五子一女卒後又失一子予年将半百憂患纏繞夫人有以知我之心為何如哉一子燕山能讀書矣

女順荼姆謹視之繼夫人趙氏子之如巳子夫人可無憾矣至順二年六月追封高陽郡夫人明年月日葬安陽武官原從先塋禮也為之志曰

惟性于貞胡啇以齡兮惟孝于姑乃貽以荼兮其儀可母子弗覩兮拮据成室不同適兮佳城埋玉夢則髣髴兮目存耳言終不可諼兮

擬毁壁 巳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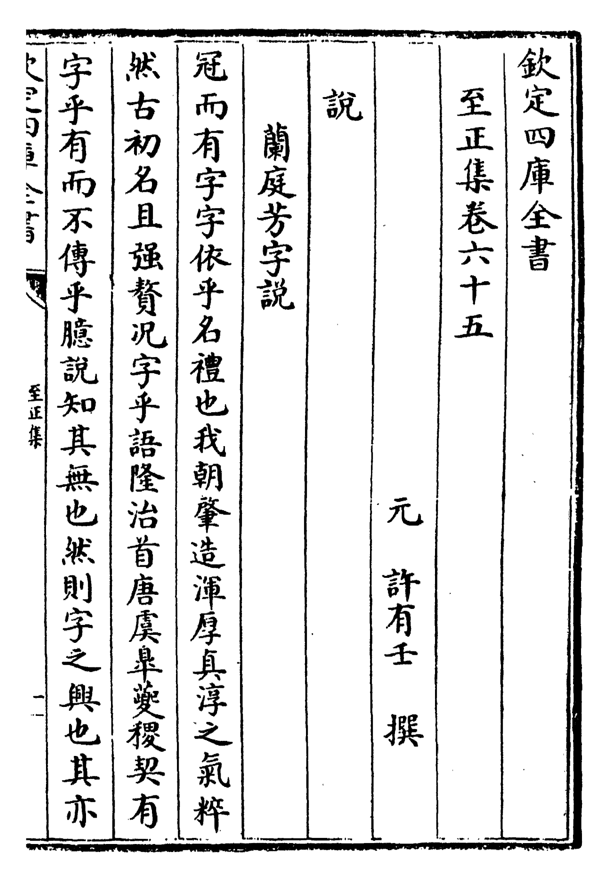
女弟諱安貞生戊申十二月廿九日幼多疾太夫人高

氏疲心殫力調護有成為人寡言笑坐終日不見喜愠食飲美惡早晏自幼不計口先尚書公訓以女教警悟强記遂通其說又能楷書組繡裳衣各致其美見諸嫂理家即善握算父兄禄入悉付之出内無毫髪失慈訓日益性習俱至故女德近備焉生最晚太夫人尤篤愛至順辛未春在揚州卜擇始諧柔日將届而趙氏姊卒太夫人復遽見棄妹素孝敬值此荐㐫哭出輒殞時又大疫遂成疾十日而卒六月廿日也明年五月十六日

葬安陽武官原先塋昔黄太史為女弟賦毀璧因抒其意以極吾哀以志其墓焉玉在石兮多瑕得維瑜兮成復嘉可聘享兮禮天弗一試兮胡毀旃濟美兮世艱女懿兮亦然撫育兮既堅姆傅兮既賢歸之易兮才違擇之過兮後時嗟嗟父母兮終始難之厥施不爽兮誰復敗而孝敬有素兮母姊長辭時雖不疚兮亦將自推侍媵在室兮奩儀夙備留之益傷兮棄復無地江之水兮東流淮之山兮幽幽旅鴈嗷嗷兮窮猿啾啾汝來何愉

兮汝去何尤洹之水兮先塋相之土兮先里汝竁有位兮父母孔邇不婦於人兮終女於家是亦汝志兮我徒爾嗟瓊芝之月露兮與汝俱潔汝凡涓盡兮哭汝以血

至正集卷六十四





至正集卷六十五

元　許有壬　撰

說

蘭庭芳字説

冠而有字字依乎名禮也我朝肇造渾厚真淳之氣粹然古初名且强贅况字乎語隆治首唐虞臯夔稷契有字乎有而不傳乎臆説知其無也然則字之興也其亦

淳之漓而文之盛乎我元太祖皇帝闡周孔教而基文運我太宗分四隊教子弟而一文教至世祖立冑館廣學校而盛文治百年來薰陶淪浹氣習不能不變也名而又字宜哉昔兩承乏御史國人同官者或未字同官必相與加之否則皆若有缺然者文治之漸溥矣乎而夏圃蘭蹊蚤以通才歷華貫擢湖廣行省正郎行臺監察御史圖烈圖敬夫擷其名蘭以氏之推蘭之德曰庭芳以字之徵予說以自淑焉卉之嘉而清者惟蘭見於

百家詳於離騷而又以芳稱入其室久而知其芳者見其蓄也漸之則芳者示其益也不爲不服而不芳者守其恒也變而不芳者憂其至是以託興君子之不遭也其曰庭者則謝車騎謂芝蘭玉樹生庭堦義爲士君子道德植於身教令行於家而後功業及於天下傳於後世不但一家一時而已也盡吾之誠極吾之力於吾所當爲名之聞不聞不恤也况實之所在名固從之則字尊於名矣夫儋人之爵當得爲之時而或一毫未盡則

字之為飾古人不我誣矣且天地之間義理無窮人之為學造詣有限一藝一善皆足以流芳一時一章一句皆足以資口給語其至則君子病焉庭其近也芳其微也由近而遠由微而著其亦培其根以遂其實乎公羊氏謂名不如字其在吾庭芳矣

中南字說

番陽洪紹祖介其鄉人高本齋請曰紹祖之先由樂平徙餘干十一世矣所居生聚蕃盛人名為洪方兵燬大

父留畊主簿遷城北嘗戒曰洪方祖基九轉至我且近
先塋愼勿棄也先子西清教授復徙安仁甫述事而没
惟祖訓不敢墜泰定甲子經葺始完遂歸焉前池後阜
松竹映帶居山之中面山之南因以中南代名顧誨不
敏予聞而復之曰古人既名則加以字而字則取義於
名聖人以立名而字從之鯉之為魚回之為淵參而在
輿由而在路若稽載籍戾是者鮮若服祖訓力堂構紹
祖名斯稱已而中南何居乎山中之居因地為之不得

已也吾又因而字之字名之賔也身之章也豈好竒務新自同於山而以不同於人為美乎夫不同者山也同者人也可同而可不同者理之所在也彼遊方之外哆然標榜吾儒不取焉君世儒力學予重違其請取其中而畧其南而後有以告焉夫中主於不偏天理之極致也大如天地小至一室而各有中君子修身止於至善之地也君其致力於此使處心行已之際無一毫過不及之差或南或北不恤也茍為不然則自西自東自南

自北吾不知其税駕之所矣所謂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則將合蒙莊惠施之喙且不能喻矣君其思之

彭宗建字説

斗天樞機也屈平叙名字攝提孟陬首言其貞廬陵彭季斗父既名之師劉岳申以宗建字之其有取於斗乎禮子冠父宿戒賔冠三加祝而字之字之則責以成人之道矣師猶賔也父師之道盡矣成人之道則在宗建

焉亦致思其義乎斗在天中酌斟元氣平分四時自娵訾歷玄枵杓之所直生長收藏莫有戾者學者象之根於心者明修於家者至大本既立以之齊家而家齊以之治國而國治猶斗之建隨其所指周制各當而歲功成焉建之義章矣宗建入京探其學知其為成人勉而擴之且至聖賢況其下事功哉詩曰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則非所望於宗建也

約約思永字說

西域約約大父嘗持憲數道世賞在約約以年未及學未充也日種學績文非儒生不交紈綺氣習濯刮殆盡予與其外舅和叔監郡游時從過予俾賦詩每俄頃成且清麗不茍暇日請曰約約侍下風不有摯其蔀使服膺以卒其業與不及門承教等耳昆季為華學率以思冠其字先生幸字之予觀世之人習於近而不究其遠狃於短而不求其長天下之通患也若世家子則此疾尤痼薰染性成知飽暖而不知有饑寒知富貴而不知

有貧賤目前之利不知為身後之害一時之樂不知為百年之憂謂金幣可長有也用之如泥沙謂權勢可長恃也挾之以驕縱年邁家替日暮途遠輕則饑寒之戚嬰其身重則傾覆之禍及其族雖跬步不能前矣葢不知思永之過也書不云乎慎厥身修思永言身雖謹而所思者不永則亦淺近而已矣故必謹其所修審其所思為遠大悠久之計則學成而行立矣故從其昆季之以思為字也而以思永字之敘其槩若此俾思而有以

自昜焉

丁慎之字說

中書總天下機務帷幄佐史之屬鱗次於其下譬為巨室棟梁柱石之大勝其任矣棖闑扂楔之細亦莫不各致其良不以細而易之也一或非良雖傾覆不職是而損敗之患馴及其大矣國制諸國之人各有部以總其族衛戍之餘又各入其人於中書中書祿之秩視行人而又優其年老號謁德齊譏門以嚴省署從直以擁護

宰臣備傳遽以宣布政命出官七品階是樹聲名至達官者多矣予待罪中書分而番直殆徧其徒從予最久者西域扎瑪哩迪音慎而寡言若詩書漸習之有素者乎得請歸洹阡馳傳過再拜請曰細人事公之日最多習公之言誘人使為善者非一竊有感焉世西域而生中國又得親公之教敢不思所以自勵者幸憫而訓之字得服以自勵則是事公於終身也予素愛其人不言得乎凡今華其短裾飛其駔乘事上則為便嬖使外則如

達貴視齊民如草芥陊突撑觸謂人莫敢我復者滔滔也乃能斂其鋒鋭求所以自勵者且服役幾年所直幾官而獨有見於吾輩其可進也哉於是即其人之長字之曰愼之且語之曰若知愼之為義乎立身之要道乎愼於言而言無過愼於行而行無失無所往而不愼則無往而不得其志不但官日盛名日著將見日進乎善而為成德之君子矣愼之其益愼之哉

名張砉說

襄垣張生質厚而氣清年甫二十負笈來游居三年餘人日刮目余將北乃再拜請曰小子侍有日未有以名惟古子命於父禮也民生於三義無二焉幸訓之名生敏者也猶器之利者焉遂以耜名之而以景耜字之且為之說曰士之立身行道齊家治國其本在學農之用時因利裕家富國其要在器故是之取而為生道焉耰鉏鎛銍㫖有用於農而耜也獨見取者誠以發堅破塥俾播種有所施未有先於是者則是耜之器農也不亦

重乎使其鈍不勝任將焉用哉詩所謂有略其耜者取其利也人之敏者亦然人朦已見人後已至業修德進乃亦有秋矣然而耜之利不用則無功性之敏不勤則無成悠悠歲月一暴十寒恃已易能舉為不足學望而未見且謂已能猶惰農不昬作勞舍利耜而不用雖利何以哉故聖人謂孔文子所以為文者以其敏而能好學也況前輩言後生才性過人者不足畏惟讀書尋思推究者為可畏爾君也不患其不學而患其弗思也不

患其不行而患或止也碧乎勉之

名元氏子說

君子不器以器待人寻其戾哉器有受貴而切於用者有受賤而緩於用者人而至於體無不具用無不周則善蔑加矣未至於是為器之受貴而切用者不亦可乎夫蚪所以受穀也人以食為天世之貴者復有加於是者乎較多寡均出入大而太倉微而田家皆不能闕非切於用者乎惟人之身亦猶蚪也君子小人初無異焉

顧所受何如爾實之以道義文學猶斛之有穀焉發而為忠孝推而為事業猶斛之出穀以活世焉無以實之是空斛爾若夫納之以異端邪說充之以私慾凶慝流而為荒唐出而為毒螫降衷均善甘迷厥初則是以斛而受糞穢曾械窬之不若也元君廷幹乞名其子予既以斛名之又為之說若是俾斛也知所擇云

余孝友政卿名字說

降衷根性匪由外鑠明善復初則有待於學焉古之君

子惟是是力它不暇也惟名猶服身之章也君子愼之而所心不存焉賢而敝緼不害其正不肖而華不絅其瑕冉耕曰牛匪嘉也而孔門稱德𣗥以德字德有何哉然士之有志者因其名之嘉思有以稱則亦有益於學焉稱諸口書諸手惕然自警不愈於几杖盤盂之銘乎東魯余君名孝友字政卿居家不愧其名推而從政不愧其字其亦士之有志者乎他日君之子孫其毋以是為諱也諱之言力之行勿使如退之者出舉名仁為人

之說則又善矣

名馬氏三子說

予友馬明初請名其三子說明初名熙從火其考諱從木祖從水取五行終始相生之義次當從土故名其孟曰堅字以世完仲曰塾字以世修季曰墾字以世勤古子生父名二十冠則賓字之予不能拒而名之又為賓以字之乃為賓祝之辭祝之曰堅乎而伯子也世其家不在而哉則凡舉其廢者不力可乎塾世其儒墾世其

業各有望於汝也家也儒也業也豈人各一事而已耶析而言之家貴以勞儒貴以學業戒其惰合而言之責以勞者不知儒與業乎責以學者不知其業與家乎而戒其惰者不知家與學乎兄弟異體而同氣三人葢一人也一人必兼三人之事而三人必若一人之身則馬氏之後必大矣

名賈氏三子說

愚幼僑鄂知参政鹿泉賈公有大恩德於鄂人入京又

知中書大叅元播公雍容寛厚眞公輔器詢其世叅政

子也中書子彦弘為安慶總管繼述有聞安慶之子曰

棟字士隆今知陵州以愚悉其世也請名其三子且曰

吾祖之諱從水棟則從木木之後義當從火葢以五行

更生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字書訓爔為火盛火生於木

木盛於春象其德為孝名孟以爔字以惟孝南方揚煇

執衡司夏為禮名仲以煇字以惟禮熅也者以火伸物

也伸於資力力不自致有志以帥之名季以熅字以惟

志賈氏鹿泉而下今五世矣上而四世世兩至宰執兩為郡守而士隆年富膴仕所至籍甚前武未可涯下則三子也其承亦重矣哉孝原百行煖必待孝禮首四維煇必待禮有志事成熅必待志孝也禮也志也推是三者家有不昌世有不濟其美者乎三者不力徒曰我門大它不我敵則有挪先生鐵爐步志可不懼哉愚於三子閒而知其高見而知其曾交而知其祖若父故名之不辭而於取義也以規不以頌

至正集卷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至正集卷六十六至六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潘曾起

謄録監生臣左德濬

至正集卷六十六

元 許有壬 撰

誄傳解銘箴

貫冀安王誄

元統乙亥七月制追封太傅冀國貫忠隱公為冀安王翰林行詞盡哀極榮子和哩台泣血拜命謄詞別卷於以揚先休礪臣節有壬與之游為之誄曰

自古有死死懼無名機来萬形惟一於貞迅霆卒發喪七失據有幸而免有不幸而遇結髪事君靡勞不親而娼疾不聞梟獍肆毒麟鳳斯伏俟自貽伊酷鬱抑幾時其信無涯牖下弗瓛黄壚悉而天休煌煌躋公而王昔人之幸勝歟今天之始定歟彼蒼悠悠吾何訊乎子力構薅孫復詩書彼譖人者天不可誣噫嘻哀夫忠隱

復菴白先生誄

先生名篤學字志仁復菴其自號少倜儻既乃從名師

取端友益淬礪其行業而為儒尤以孝稱致表厥宅懿
行休聞聞而日章用薦為教官師道以立其子守忠為
丞相掾予熟其賢知其家學之有自也庚辰赴召道任
城先生挈其季子守信過於水滸年巳八十若五十許
人德容粹然益有以見其有諸内者守忠為中書檢校
封奉訓大夫禮部郎壽八十二卒於任城之第墓中有
銘士大夫有輓予識先生而又知其子之深也其忍不
有以列其遺懿乎乃為誄曰

先生世泰問道至魯冠仁服義生今學古落其芬華紹厥遺緒涓涓之積川決孰禦孝原百行以是著稱曰惟子職胡異我閎上匪下私樹之風聲畏名名即易俗俗成不畀職教有儼皐比先覺覺後顧不在兹夷考其善豈卒不施推恩男爵儀曹是宜有德有齒無競無遺其光莫熄其堅莫澌嗚呼哀哉凫繹之蒼蒼汶泗之湯湯實維講學之鄉胡為一旦宰木雲慘而宿草露荒悠悠我思其能不傷然謝家之芝蘭玉樹方蔚乎其相望吁

嗟先生是為不亡嗚呼哀哉

馬栻傳

栻字敬孚姓馬氏楚王殷之後也六世祖㻣始居衡州安仁考灝没逾月栻始生母熊依外氏躬教以書八歲歸族利其産將擠之於淵若有捽其背訶之者始免外祖卒無所依乃復業國初賦役繁虐避於郴族有武斷者誘之歸噉吏繫之歎曰財累人若此苟致力於學誰能奪之以田入武斷及僧寺復如郴益肆力於學問大

姓黃妻之外舅金利母趙宗室女工文辭課栻業遂精進亂後無書六經四書史漢李杜韓柳歐蘇皆手抄性至孝顛沛奔走必與母偕武斷者死始奉母歸授徒山中僧歸田不受母卒居喪君子以合禮稱黃氏卒再娶黃氏生子熙年已四十九榜書室曰棲碧山房因自號碧山居士世味澹然惟教子是務或謂君老而子業科文不可恃也不若為小者近者曰吾兒當師天下士以昌其學君之言不敢知善飲喜客醉輒歌歸去来辭人

不測也甞語熈曰學可恃財不可恃利吾財害吾身未有利吾學而害吾身者也又曰立志以上等人自期僅得其中期其中斯為下矣又曰辨疑析理必先難者難者解餘破竹耳又曰人惡言相加能受而不校者福也平居見饑者必輟飯食之故又語熈曰人能即此而推之仁不可勝用矣年七十八以疾終有漫録二十卷棄助四卷熈學邃而長於文君子人也孫堅塾壂皆業儒贊曰士砥行立名惟篤於自信毅不可奪者能之貪夫

攫人物卒卒恐後有舉而委諸人者乎學以成己父師有不能致力者焉若夫子然自拔於蓬藋之中翹然躋隆於松柏之表非生質之美濟以定力能若是耶拭以遺腹子間關連蹇而卒為醇儒其訓子之言可書而誦也太史公謂巖穴之士名堙沒而不稱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有壬不足附以施於後世然其行若言則可傳必矣可不傳乎

惟一解

有為軒岐之學者黃其姓鑑其名明善其字世儀真仕鄂家焉資其藝習其來乃謁余曰鑑不敢墜世業而性喜道師鍊師談君自然若有所得師以惟一號鑑幸勵以辭吁君精於醫道不在醫乎不通乎天地陰陽非醫也通乎天地陰陽矣道有加於是者乎且受之而師何哉不而師問而余問也請益切援韓子告文暢師例為之辭曰惟精惟一聖人傳道心法也是未易言也而師語子固不在是也其亦示其慌惚有象有物者使子守

之不失以為一耶將使始終信之不令他適以畔其道耶余皆不可知以余知者告子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以德而言踐履之實也主一而言操德之要也實者得於心要者致其力而中實樞紐乎敬焉主一無適之謂也識察之真操持之久不二以二不參以三推乎一本而萬殊之理通明乎一理而萬事之分立一之道於是乎至矣若夫他又有所謂一者君其問諸自然

可齋解

庚辰春約同年揚全州廷鎮遊衡山期於渌口廷鎮至不爽日且與其里人江珍伯俱既歸復送予湘潭廷鎮曰珍伯有書室額以可齋希一言以暢厥旨又詳其居處以曉余齋有廷鎮銘剖析無餘緼矣言不必復贅也而珍伯請益堅乃謂之觧曰字書反叵為可而有數義正言之可者否之對也旁言之可者僅可而有所未足之義也書之試可乃已者不可曰可也而馬少游所謂鄉里稱善人斯可者則又自足之謂也珍伯之可將奚取

訓其自足之謂乎士唯學不可以自足外乎學則患於不知足肥甘輕煖不足於口體聲音采色不足於耳目富貴利達不足於心志其有命而僥倖萬一滔滔者皆是也珍伯出從縉紳先生遊退則展馬而山舟焉而溪杖焉而田園泉石之清妍亭榭之靚深不惟自樂而亦以樂人客至雅歌琴棊寓於物不膠於物隨其所寓未嘗求備焉可謂自足者矣老子曰知足不辱珍伯其有見於此乎則亦庶乎其可矣

頤樂堂銘

琅琊劉瓚文瑞官第四品其翁封秘書少監年今九十二母田氏彭城郡君八十有六余同年張内翰夢臣名其堂曰頤樂記序歌詩稱道瑞慶者至矣求余言無所容喙然彼頌也予掇諸公之棄為銘以規文瑞之後焉銘曰

民之鮮能壽臻期頤偕老而壽亦孔之微康寧備福子復顯融乃高我門乃疏郡封曰頤取象口輔是形何以

養之滑澾惟馨口體之奉茲惟小哉自養有德厥慶乃
来三釜及樂𠜱均華貴匪爵之榮伊德之契抵巇偶獲
謂已當爾作墉不基旋踵斯圮翁之有壽天實畀之翁
之有樂子實致之不寧唯今尚論其繼支百来仍欲悉
昌熾導其適從惟公是則無源不流無稼不穡墜𢡟燎
毛慎劇履氷匪頌而翁唯昜爾承

王安新録事白屋銘

懐慶録事安陽王君安新既入仕尚扁其室曰白屋郡

人許有壬為之銘曰

士未一命圭竇蓽門曰惟白屋名實斯存彼淺丈夫青紫偶及旦髙其閎夕華其室古有晏子湫隘惟寧爰得爽塏卒不願更我樂我土我安我居青衫自新吾則故吾惟此一屋仍昔之白屋既昔屋名胡庸革我思古人於子見之清風百年視此銘詩

介軒銘

鎮陽石君事親孝親終遂不仕自號介軒余嘉其志為

之銘曰

悔吝無憂三公不易士志於斯是為定力廷攘徇欲猶水流溼孰柔能強孰懦能立我非世違轉則匪石萬鍾何加鼠腐遑惜人虞其過謂義為激我銘其軒方勵不及

達齋銘

姜君善輔世賞為監當官仕優而學扁齋曰達予既書扁且銘其右以昜其不及焉銘曰

古士為學力於已充而達而號何哉爾從質直好義察言觀色畀以自牧始終務實師也有疾聖人藥之曰求必聞似是實非鄒書亦云道在不離茲古之人勉於得志而達而號宜求諸身色取行違乃陷於聞有誠有偽學貴明辨道修德孚天下兼善

## 已千齋銘 為萊山書院山長張子玉作

逸足駿奔不息可追有高戾天我則數飛為山未成幾萬其簣宿舂之途贏糧以歲世雖千載地雖千里我力

於斯不遠伊邇孰柔不立孰愚不移達或未遇魯乃得之由千而萬唯一於敬我銘於齋希賢希聖

時敏齋銘　為龍敏夫作

寸陰是惜終食無違大聖且爾我何人斯一間或易將抵其巇一息苟怠有乘其機泝流之篙力豈容弛為山之簣進不可止易著自強詩稱不已念茲在茲作聖茲始

節愛堂銘　為吳真翁作

道千乘國節用愛人惟東於位其膏以屯斯道之要吾實洞燭不爽於邦以潤於屋揆入制出歲常有餘飫我臧獲及我農夫一堂之春陶冶餘慶身修家齊是亦為政

滋溪書堂銘 為伯修蘇參政作

聖遠教微道寓方策度而求之舍拔則獲維書維道維地維人弗肩我力曷裕我昆睠茲貽謀不遹伊逖一徑別墅三楹考室四世營度制弗加崇簡眈牘增山儲海

容不寧遺安利博且厚德基以植仁宅以構復壁玩物
營塢積金蚩蚩之人亦獨何心滋溪湯湯有源有委進
於盈科不海不止立本於書亦監於溪美哉斯室支百
攸躋

守約齋銘

孟傳孔道三聖以承孟舍何人乃謂似曾因之養勇無
懼為主擬非等倫氣象是取不能必勝是亦得要守氣
一身寧久無暴反身循理是為守約猶網在綱猶機度

栝循循善誘亦惟以禮推而施博能事畢矣

彰德路刻漏銘

燕吳秉彜守相舉墜理棼朞月就緒身施於政殆無遺者器關乎治復有資焉惟相地劇民夥晨昏有禁鐘鼓之吏候驗以臆公私趨事遲速無節過悞滋敝吏則非矣亦由無所考質而至於斯也資糧扉履前政是急正儀審漏有不暇焉吳侯懼事之墮人之痌也旁諏其制則而治之八壺既陳一刻無忒屬銘於郡人許有壬以

彰其勤以昜其繼以永其制吁可以觀政矣銘曰
在昔觀漏水而制器也實惟羲皇開物混茫蒼姬秩職
挈壺始彰興居無節瞿瞿剌狂沿襲曠代不胥以亡損
益庚貞寒暑乗方制昧洪殺景差短長爰折其衷洛冶
孔良金壺儲精玉蚪引吭委於尾閭原於天潢盈科線
出激電矢卬允符儀晷無間雨晹流珠適用聚欙靡亢
析因夷隩安時吉康昏明示信率猶天常信則民立我
治以臧焯兹永憲嗣罔不釐

亦山堂銘

贈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北山徐公吾鄉之耆英也叔子漢臣掾中書以兄周臣入為參議改他官名與秩日起拜御史出僉兩道皆有聲周臣卒無子棄官歸經理其家且以子後之先塋久不治樹藥有加表碣儀物礱石林立凡周臣貴志地下者舉畢之可謂能子弟矣遷浙西道以母老不赴日相過從承示伯生虞學士所為亦山堂記乃知漢臣抒義北山而自號亦山請益唯謹漢臣

孝於親弟於兄根本既立而又有伯生之文䟽以益之矣辭不獲乃為之銘曰

緊士為學奚假外求世美克濟厥德允修家有餘師巖巖在前重厚其體振古不遷含雲蓄雨利澤由施在人取象子孫以之止而有容器車攸出皇皇乘軺以嗣以續吾翁此山吾亦此山於羹於墻有儼堂顔師不在人乃在吾翁義不在山乃在吾躬隐鄙捷徑𡍼戒輿寶跬步或違壑𡰀峰誚勗哉繼志毋虧一簣山亦子名人亦

子畏

四友齋銘

董君復初作小齋植松竹梅菊扁曰四友徵言於予復初出華族當盛年躋膴仕而能取卉物之清貞芳潔以寓其閒遠沖澹之趣其有所見乎京俗方締築栽植扃為芬華予知復初之不流於游也為之銘曰

惟士取友責善輔仁況有損益慎擇在人古稱四友班班載籍或文或行或正或昵悉資於人豈物之求物有

芳貞君子是猶貞猶吾操芳猶吾德惟謦則至惟玩則忒故觀於松也則知秦封之汚觀於竹也則懲晉狂之非梅當致商書和羮之用菊當繼宗賢晚節之詩則是四物豈特為吾之友實足以為吾之師苟不是求而酣娛之於其側則花中十友駢集於其室雖多亦奚以為

剛齋銘

地官主司觀君志能扁齋曰剛諸公剖析幾盡安陽許有壬發其未盡之義銘之曰

惟士尚志志統乎氣曰惟至大剛實與配陽健為美陰柔則戾君子小人一反而異世方同軌笑言嘔嘔害則鼠竄利則水趨惟是為人流弊何極居而喪德出而誤國聖人有嘆未見其人慾焉得剛一語萬鈞桂林佐幕已見行事豈曰吾非吾剛未至珍重鄒書異辭同義直養無害充塞天地

求志齋銘為徐君如周作

相古先民學有體用用行舍藏時止時動動非人為止

乃天謀隱不放言唯志之求厥求伊何於以守道達而兼善我志允蹈玄聖有惻未見其人伊呂不生斯理豈泯眇身堪輿道無不在物無本末養交內外曰惟顏子亦庶乎此顏何人哉希之則是

懋德銘

邊省參預尚虞仲字其左轄之子邁格曰懋德懋德介其友翰林國史譯掾呼圖克布哈希請其說於予予惟書言懋德者六四主乎君而二主乎臣虞仲其汎言乎

亦有適乎予昔長中書虞仲實西曹掾今亡矣無從問之希顏請不已乃為之箴曰

予懋乃德舜嘉伯禹懋敬懋昭實為湯語畢之於康問之於穆一稱其績一資其勗至於懋官盖試以庸六事雖異而辭則同今也懋德將焉適從惟士為學勉則有功況得於天虛靈不昧以其衆理以應萬事力苟不勉得且失之愓乎其戒確乎其持修而能復毋間一息進進有積是為成德勿言懋官但修天爵人爵其從來不

可過伊虺畢同事君允諧嗟嗟後覺爾尚懋哉

至正集卷六十六